

## 書序

## 許正宗《時代光影中的老街行腳--許松章傳》序

吳福助\*

書名：《時代光影中的老街行腳--許松章傳》

作者：許正宗

出版年月：2011年8月

ISBN 978-957-41-8359-3



「傳記」是一種記載人物生平事蹟的文章體裁。按表達方式，可分為兩類：一是以記敘翔實的史實為主，用語比較平實，稱「史實性傳記」。一是以史實和背景為依據，運用形象化手法，描述人物的生活經歷、精神風貌，有較多的藝術加工，稱「文學傳記」。陳蘭村、張新科合著《中國古典傳記論稿》認為傳記是「人類生命的一種載體」，「使那些個儻非常之人走向永恆的時間和無限的空間，跨越國度，超越古今。」傳記具有頑強的生命活力與不朽的藝術魅力，能夠「啓迪心靈，強化生命意識」，感染讀者，潛移默化，從而發揮昇華人性光輝的具大作用<sup>1</sup>。20世紀以來，隨著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，傳記作品數量飛速激增，並且突破以文字為媒介的傳統，電影、電視、網路都成為新的媒介，憑借現代化高科技的日新月異，傳記作品以各種形式廣泛流傳，人物傳記不再只是一種文類，它已成為一種有著巨大影響的文化<sup>2</sup>。

有鑑於「傳記」特殊的傳播教育功能，並且它同現當代的時代精神發展變化緊密相隨，已邁入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，因此我近20年在東海、中興、靜宜三所大學中國文學系講授《史記》專書選讀課程，特別努力培養「傳記」寫作人才。我一向於開課之初，即宣佈配合《史記》傳記文學藝術技巧的賞析，必需撰寫萬言以上的傳記，全文要分章節，詳加附註，附錄相關圖片、年表、個人小檔案，並用電腦打字列印，膠裝成冊，作為臨摩實習的成果。我又建議學生從最熟悉、最容易取得資料的人開始，可優先寫自傳，或寫父母親的傳記。這項教學計劃普遍獲得學生的支持，從

<sup>1</sup> 詳見陳蘭村、張新科：《中國古典傳記論稿》，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10月第1版，第1篇。

<sup>2</sup> 詳見楊正潤：《現代傳記學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5月第1版，第1章第4節。

來沒有人因此要求而退選，並且學期末也都如期繳交，品質不差，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幾以上。修課學生絕大多數都選擇自傳，透過自我檢視生長過程，從而加強自愛自重的心理建設，調整人際關係，堅定人生方向，獲得多重的教學效果。估計長年累積的作業量，早已在千篇以上。

正宗前於任職省府文教組科長期間，利用公餘在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專班進修。他的求學態度十分積極，尤勤於寫作，屢有論文發表<sup>3</sup>。他首先修習我開設的「台灣文學文獻學」課程，探本溯源，進行許氏家族史研究，先後完成族譜的整理<sup>4</sup>，並完成〈金包里許氏祖廟家族文學暨文化探討〉一文的發表；隨後修習本人的《史記》課程，自我督促限期完成他父親的傳記寫作。《時代光影中的老街行腳--許松章傳》初稿經過無數次的增改，以及傳主本人的審閱，終於大功告成，即將公開面世，正式出版了。這本傳記屬於「史實性傳記」，透過多次的口述訪談，窮搜極討相關佐證史料，有系統地予以彙整，並輔以時代背景的描述，章節聯貫，結構完整，行文簡淨，附註詳贍，考證精審，圖表豐富，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；並且將傳主「勇於嘗試，特立獨行，凡事認真，全力以赴」的精神風貌鮮明地彰顯出來，略具人物形象塑造的文學成分。本書對於許氏家族而言，無疑地是創發性的家族史料，非常珍貴；對當前社會而言，則是常民傳記成功的範例，值得效倣學習。

正宗長年累月孜孜不倦，終於完成父親傳記的寫作，並且及時順利出版，其孝思綿連，毅力堅強，確實值得欽敬。如今他已榮調經濟部任職，肩負更重大的公務責任，面對的社會層面也更為廣闊。期盼他今後不負厚實豐饒的潛能，繼續勇猛精進，為臺灣家族歷史與文學的創作與研究<sup>5</sup>，做更多的奉獻！

---

<sup>3</sup> 由本人推薦發表於《中國文化月刊》者計有：〈金包里許氏祖廟家族文學暨文化探討〉(310期)、〈郭松棻《月印》的陰性書寫〉(317期)、〈省展書風的變形傾向〉(324期)、〈《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》評介〉(324期)、〈禪與書法的關涉〉(326期)等5篇；另有〈文質相輝·縱橫自然--阮威旭書法藝術略窺〉發表於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(新90期)。其碩士學位論文《台灣省展書法風格四十年流變(1967-2006)》，已由台北文津出版社於2009年11月出版。

<sup>4</sup> 《高陽·詔邑·金包里--金山許氏族譜》，2008年3月，自印本。

<sup>5</sup> 參見陳進傳：《宜蘭傳統漢人家族之研究》，宜蘭：宜蘭縣立文化中心，1995年5月初版。